

主 编 / 王荣华
副主编 / 黄仁伟

中国与世界： 和谐和平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Second World Forum
on China Studies

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卷

学林出版社

主 编 / 王荣华

副主编 / 黄仁伟

中国与世界： 和 谐 和 平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Second World Forum
on China Studies

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卷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世界:和谐 和平: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卷/王荣华主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730-549-1

I. 中… II. 王… III. ①汉学—文集②国际政治关系—中国—文集③国际经济关系—中国—文集 IV. K207.8-53 D81-53
F1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9000 号

编 委 会

主 任:王荣华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明华	左学金	孙 颢	吕 贵	刘世军
刘 华	李友梅	李 琪	张济顺	张曙光
何建华	沈国明	何勤华	陈 昕	陈燮君
周汉民	周家伦	周锦尉	郑成良	洪民荣
俞新天	胡劲军	莫建备	奚洁人	秦绍德
谈 敏	黄仁伟	童世骏	裘 新	熊月之
潘世伟	薛沛建			

[编者说明]本卷主要收录了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与会学者提交的关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与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等内容的研究论文。论文围绕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系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探讨。此外,中国和平统一与台湾问题的研究论文也占了一定篇幅,这对于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卷还收录了经济伦理分会提交的会议论文,虽然从学科划分和研究领域的角度与前述论文存在着一定的区分,但经济伦理研究所展现出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解决当前中国现实问题的迫切性,也成为本卷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 录

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	伍贻康 (1)
中国对中亚的政策和国家形象塑造:文化传播的 视角	倪建平 (15)
中国和平发展及其对构建和谐世界的贡献 ——从《中国的非和平崛起》一文谈起	张宏毅 (24)
试论中印大同、非传统安全与和谐世界	王德华 (35)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实力	张幼文 (44)
FDI 的外部效应与外资政策	杨宝良 (60)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产业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分析	黄景贵、李 丽 (78)
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分析	林 珏 (90)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 问题	沈 瑶 (125)
比较两岸在不同治理观念下的行政区划	高永光 (145)
中国传统外交之后设基础探析	杨开煌 (160)
和平统一从帮助台湾社会重建统一动力开始	杨 剑 (178)
论民主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李良栋、刘永艳 (188)
中国民主政治两种形式和政治体制改革走势	李君如 (201)

机会公平与政府责任	高国希 (210)
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的政府角色与责任界定	黄凯锋 (227)
管理经济与“经理人问题”的中国式解决	
——以上海富大集团公司为例	陆晓禾 (240)
政府责任:认识与行动	
——基于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伦理分析	乔法容 (250)
企业并购的伦理责任	唐凯麟、廖朝晖 (26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	童世骏 (278)
公民社会的培育与中国经济伦理的改善	吴新文 (283)
从经济伦理学视角看政府对企业发展承担什么	
责任	夏伟东 (295)
南街村人的经济伦理及其启示	袁恩桢 (303)
摆脱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束缚,防止“经济人”假设的泛化	
——经济哲学视野下的企业与政府责任问题	赵修义 (310)
市场深化过程与中国社会法治化的道路	韦 森 (321)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toward the World	
Commentary	Jean-Pierre Lehmann (340)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Doha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	Andrew L. Stoler (353)
The Rise of China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Japan	C. H. Kwan (376)
China's Approach to Co-existing Peacefully with Its	
Neighbors	Dora A. E. Martins (406)
Vietnam — China Relations: Present and Future	

.....	Do Tien Sam (446)
China's Role in the Six-Party Talks: Her Dilemmas and Considerations	Jong-Chul Park (459)
Constructing Visions of China: Theories and Purposes and Interests	Shaun Breslin (480)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P. R. China: Lusophony and the Key-role Played by the Macau SAR towards Africa. (An historical approach)	Elisabetta Colla (507)
China's Economic Catch-up: Washington Consensus or Beijing Consensus	Keun Lee, Mansoo Jee, and Jong-hak Eun (558)
China: Fifty Years of Non-confrontational Foreign Policy	José Manuel Duarte de Jesus (597)
The Chinese Model as China's Soft Power	Zhang Wei-Wei (607)
The Contribution of Business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Daryl Koehn (624)
Different Types out of A Unique Source —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cendence	Yu Xuanmeng (653)
A Market Perspective and an Ethical Perspective on the Fairness of the Renminbi-Dollar Exchange Rate.	Georges Enderle, Roger D. Huang (672)
“Two Traditional Chinese Normative Models for Business Ethics”	Stephen B. Young (706)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Social Psychology in

Confucian Society Kwang-Kuo Hwang (740)

How do Chinese Managers Perceive and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Western Notions of CSR, Ethic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s: A Cultural Perspective?

..... Heidi von Weltzien Høivik (774)

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

上海社会科学院 任贻康

内容提要: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动决定了国际经济体系结构和性质的变迁。当前国际经济体系正处于变革和转型中。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的神话被打破,世界经济加速走向多极化,发达国家寻求有效全球治理绝不能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及其作用,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趋于松动和弱化,预示国际经济体系将发生根本变革,发达国家支配全球经济的时代将走向终结。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结构在变动中,但实力指标不能单看GDP,要注重经济质量和全面考察,注重金融资本的主导作用,全面综合历史地看,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是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在相当长时期内发达国家仍占主导地位,但调整、磨合和重组是基本态势。

必须对中国经济作正确估量和定位,必须把握好中国对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正确态度和对策。中国已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不需要也无能力充当挑战者,但应登高望远,不当保守派,做主动积极推进国际经济体系变革的参与者,发挥多边沟通的桥梁作用和建设性作用,注意处理好变革与稳定的关系。

国际经济体系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产物。

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动决定了国际经济体系结构和性质的变迁。换句话说,时代的更替影响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当今世界正处于有史以来最重大、最深刻的大变革时代,因而国际经济体系也相应地处在重大变革和明显转型之中。

一、战后国际经济体系遭受严峻挑战

几百年来国际经济体系一直为资本主义强权霸主所主宰,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和资本主义列强力量的消长,国际经济体系也相应发生一定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凭借绝对优势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美国通过经济和金融霸权,伙同其他发达国家构建了一整套正式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制订了众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国际规则和行为准则以及一些非正式的国际惯例,从而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美苏两极对垒对这一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虽然有某种制约,但并没有对它产生根本影响,而冷战的终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范畴并强化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经济体系受到日益逼近的严峻挑战,推动了国际经济体系走向前所未有的变革和转型。

东西方对立的缓解和冷战结束,使冷战时代的产物——“西方”概念逐渐消解,市场经济的空前扩展、科技革命以及生产和资本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异军突起,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加上社会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使所谓“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力量迅猛增长,世界经济的规模、质量和财富发生了空前剧变,世界经济的力量格局也随之出现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此消彼长的变化,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独领风骚的神话开始破灭,一些具有综合实力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脱颖而出,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一些颇有代表性但稍显片面乐观的评论和预测问世,美国著名的高盛公司 2003 年 10 月发表题为《与 BRICs 共同梦想——通往 2050 年之路》

高调评估报告,创新复合了一个新词“BRICs”,即组合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这四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潜力较强,该报告对这四国和美、日、德、英、法、意六强作分析比较,预测 BRICs 在 2038 年左右将在 GDP 总量上赶上六强,2050 年将全面超越六强,届时欧洲列强都被排斥在外,由这四国和美、日共列世界经济六大强国。^① 尽管 BRICs 在人均 GDP 指标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这一预测建立在这四国今后几十年在经济发展上保持理想化状态、持续高增长率得以平稳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就此而论这一预测尚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然而这一预测判断也并非毫无根据。据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 2005 年年底表示,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已从 1990 年的 13% 上升到 2005 年的 20%,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相应从 18% 上升到 25%。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中所占比重已达 43%。^② 按照这一后发赶超的经济发展趋势可以设想,在 21 世纪前半期内,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增长率的持续差异,预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内力量对比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发展态势,也是有可能的。这是对 BRICs 这几个佼佼者乐观预测的大背景。

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尤其是 1995 年以后,世界经济比国际政治更加清晰地趋向多极化。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各区域遍地开花,蒸蒸日上,世界经济格局呈现美、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发展态势。达沃斯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认为:“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在世界水平上大规模重新配置经济的进程。到本世纪末,我们进入美国、东亚和欧洲三者战略经济均势的时代。”^③ 日本三极经济研究所所长斋藤进

① · Dominic Wilson & Roopa Purashothaman,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 October 2003. 参见宋玉华、汪振林等:《新兴大国——历史性崛起的博弈与前景》,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33 页。

② 《环球时报》,2006 年 1 月 3 日。

③ [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 年 2 月 1 日。

最近撰文认为：“在 21 世纪中期，任何经济体都不具霸权地位，世界经济将彻底走向多极化。”^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反映，经济全球化却为一些具有较好综合实力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挥后发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机遇，为若干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客观基础。这是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负面影响，是其始料所不及的。若干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将使延续几百年的国际经济体系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称霸世界、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预示国际经济体系将发生重大变革，预示国际经济体系自诞生以来在力量结构及其性质上将会有前所未有的转型。世界经济这一发展态势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而且也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杰弗里·加腾这样说：“我们正处于力量格局调整的巨大变化之中，这个格局正由新兴大市场所改写。就其含义而言，这是一场革命，与封建制度的瓦解、两次工业革命、19 世纪世界经济的增长以及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旧秩序的解体具有同等重大的历史意义。”^②其实，国际经济体系正在酝酿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和转型的历史性影响，目前还难以深刻认识，怎么估量也不为过。

二、七国集团主导地位趋于松动

国际经济体系自形成以来其经济霸主虽有更替，但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绝对领导权，构建了有史以来最系统配套的组织架构，从经合组织(OECD)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关税贸易

① [日]《中央公论》月刊，2006 年 7 月号。

② 引自宋玉华、汪振林等：《新兴大国——历史性崛起的博弈与前景》，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 页。

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再加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ECOSOC),美国作为创建者和最大股权拥有者在这些机构组织中一度占据号令天下的霸主地位。随着欧日战后复兴,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稍趋均衡,但美国主导地位并未受到挑战,战后以来包括1995年以后,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GDP总额中所占比重始终都超过70%。

20世纪70年代中叶,为应对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抱成一团创设了所谓七国集团(G7),其成员是美、英、德、法、意加上日本和加拿大,欧共体/欧盟作为经济集团的代表也应邀与会。自1975年起每年举行一次首脑峰会,再辅以外交部长或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联席会议,还不时依据形势需要召开七国类专业部长(诸如商务、能源、内政、环境、农业、科技、劳工、教育、信息产业、司法和运输等等)会议,首脑助理和专家工作组更是频繁磋商,七国集团的首脑峰会和部长会议议题逐步扩展,几乎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安全各个领域,任由七国集团“指点江山”。七国集团的会议活动按顺序由各成员国轮流做东道主,迄今循环轮值已有四轮,七国集团并非契约关系的产物,又一直未设常设机构,没有秘书处,只是采取制度化形式,其权威性不言而喻。然而从机制角度看,G7并不是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国际组织,其决议和声明并无契约性强制约束力,这使执行和落实存在问题,就其性质而论虽中文约定俗成译为七国集团,也俗称其为“富国俱乐部”,但严格意义还只是一个有权威性的交流对话式论坛,定位其为西方大国进行形势对策协调的一个制度化平台。由于1994年吸收俄罗斯参加,1997年第一次使用“八国首脑会议”提法,2006年俄罗斯又取得首次担当峰会东道主职责,表明G7已正式演变成G8。然而,自俄罗斯加入该集团以来的活动表明,俄罗斯还并非完全平等的成员国,不仅时有再把俄排除在外的言论,而且有关经济和金融事务的会议几乎都未邀俄参加,所以有称俄罗斯是八国集团中的二流成员,受明显不平等的待遇。因此,尽管八国集团已正式确认,但七国集团仍作为平行机制继续独立存在,七国集团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仍在行使发达国家国际政策协调的职能。我们认为G7/G8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载体和活动平台,二者

不能等同,但前者是后者最关键的运作机制。

我们说七国集团具有权威性,对国际经济体系的运作居主导地位,不仅依据其经济实力的强盛,更在于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还能操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至少在20世纪末以前是如此。这些组织和国际经济贸易、货币金融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各种事务和规章制度及行为准则的创制权、决策权和话语权,迄今主要掌握在七国集团手中,这是一时尚难以根本改变的客观现实。

七国集团自1975年成立以来就扮演了世界经济宏观形势和经济金融政策最权威协调者的角色,在联合干预石油价格、稳定国际外汇市场、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应对缓解金融货币危机、处理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以及打击跨国犯罪和洗钱、对付艾滋病、改善生态环境等等方取得了颇有成效的业绩。总的来说,七国集团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20世纪70—80年代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90年代以后其调控协调能力逐步弱化,难以有效掌控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经济矛盾日趋复杂、热点难题日益增多,这使国际调控难度加大。由于形势复杂多变,七国集团越来越感到对国际形势的驾驭能力减弱,需要加强自身力量,重新作功能定位。有些西方智囊机构谋划把G7/G8改造成机制完善,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的“全球治理中心”,企图名正言顺地使其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正式“管理者”。这种议论受到国际舆论的质疑,批评G7/G8缺乏合法性,认为它只由发达国家组成,只考虑少数发达大国的利益,而置广大发展中国家于不顾,不能取得全球治理的合法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G7/G8开始意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全球化日益向深广发展,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发达国家要寻求有效的全球治理绝不能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及其作用,“我们不再能够单靠西方的力量来担负各种世界问题的重担”。^①因

^① [德]《时代》周刊,2006年5月18日。

此,20 世纪末七国集团在讨论若干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涉及全球治理的重要问题时,不得不把发展中国家邀请到会议上共同磋商。从 1999 年开始,G7/G8 的轮值东道主多次邀请亚、非、拉若干发展中国家与会商讨相关的问题,2003 年 6 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做东,正式邀请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首脑参加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举行非正式南北首脑对话会议,但更多的是邀请发展中国家参加部长级会议进行对话和沟通。这样做既有利于提高 G7/G8 会议的代表性,增强 G7/G8 在全球治理事务中的合法性,使讨论的事项能倾听到更多、更实在的看法意见,并更有利于把探讨的事情抓到点子上,提高会议的形象、权威性和务实效率。从吸收俄罗斯加入到不时邀请发展中国家参与相关问题的对话磋商,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七国集团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打天下,专断地协调处理重大国际事务,这无疑是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弱化和松动的一种迹象。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不断深化已使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互为依存的特征日益凸显。全球化呼唤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再也不能决然排斥发展中国家共同商议相关国际热点问题。进入 21 世纪以来,七国集团在讨论世界经济重大问题时已经越来越难以排斥发展中国家而独自决断国际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重要事务。七国集团这样做,既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磋商,同时也试图借此把发展中大国纳入到它们占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以便从战略和制度上更好地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并要求发展中大国肩负起稳定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承担起更大更多维系现有体系的责任和负担。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布莱尔在 2005 年年底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和印度已开始八国集团中扮演角色,他“很难想象中印两国不以某种形式参加到未来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中来”,^①前不久布莱尔又亲自撰文评论当前正在运作的国际体系,他明确表示“迄今为止的

① 《布莱尔提议扩充“八国集团”成员》,2005 年 12 月 22 日法新社电,引自《国际资料信息》,2006 年第 2 期。

国际准则将不再使用”。“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和全球机构间的不和谐也越来越严重……人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在 21 世纪初的新时代对这个新的体系机构进行更新。”他还认为“目前八国峰会通常都是以‘8+5’^①的形式出现。这应当成为常规”。^② 面对国际经济体系这样的发展态势,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家》作出语义清晰的评论: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世界”的富国始终支配着全球经济的时代“也许已经宣告结束”。^③

三、新兴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局已定

BRICs 这个新词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和随意的,它代表非西方世界国家的一种发展趋势和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特征,即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劲(把俄罗斯归于这一类国家有点不协调和勉强,但作为非西方国家这一归类大体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复杂,战后不同阶段若干发展中国家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后发优势,经济全球化更使发展中国家出现极其明显的两极分化,在亚洲、拉美和非洲都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从发展指标考察先后已加入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这一现象在东南亚和拉美尤为明显,目前按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列于世界前 40 名的经济体除去发达国家外几乎都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5 年统计,非洲只有南非列入。以 GDP 前 20 名计算,发达国家占 13 个,亚洲有 4 个(中国、印度、韩国、中国台湾),拉美 2 个(巴西、墨西哥),另有俄罗斯。当前谈论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组合概念除 BRICs 外,在实践中进一步考虑区域代表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组合:一是从 BRICs 演化为 BRICS,中文译为“金砖五国”,即原四国加南非;二是布莱尔偏爱并强调的 2005 年召开的“8+5”会议,即八国集团再加中、印度、巴、

① “8+5”指八国集团成员加中、印、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个发展中国家一起开会。——笔者

② [德]《法兰克福汇报》,2006 年 5 月 30 日。

③ [英]《经济学家》,2006 年 1 月 21 日。